



豐家舊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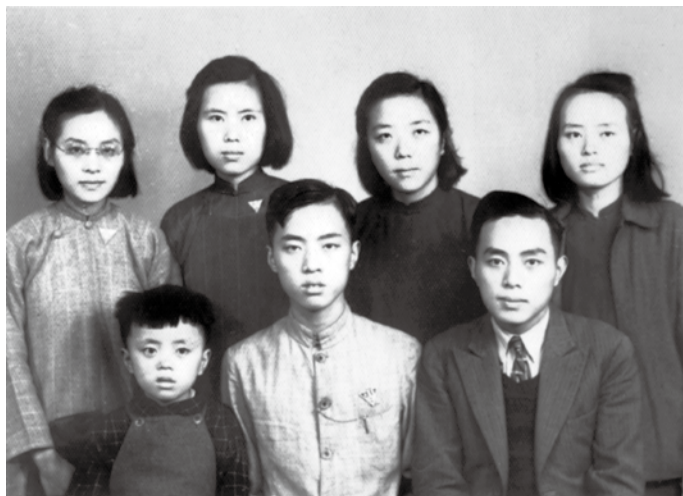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七年在杭州招賢寺與家人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夏與幼女豐一吟在一起

一九四四年子女七人在重慶



一九五三年與妻及次子在上海



一九五四年與妻及六子女合影



一九五七年六十大壽與眾親在上海寓所門口



一九六三年與孩子們在上海寓所



與三姐豐滿等在杭州



目 錄

第一章 家世 童年 少年

水鄉石門	22
豐八娘娘	24
第一個男孩	28
「別卻春風又一年」	31
豐鑽中舉	33
墳上終於立了旗杆	39
孤兒寡母	41
兒時夥伴	43
藝術的陶冶	48
畫家的第一步	52
科舉廢 學堂興	57

第二章 初出茅廬

最重要的是必須考取	64
寄宿舍的生活	67
「你自己應該抱定宗旨！」	72
恩師李叔同	76
導師夏丏尊	85
送恩師入山「行大丈夫事」	88
初出茅廬	93
東渡日本	99

第三章 從白馬湖到緣緣堂

重執教鞭	106
白馬湖畔	109
立達學園	120
皈依三寶	126
開明書店	134
收鮑慧和為徒	139
石門緣緣堂	142
杭州的別寓	154
讀萬卷書	161
子愷漫畫	172
緣緣堂隨筆	184

第四章 在抗日的烽火中

「寧做流浪者，不當亡國奴」	196
桐廬負暄	203
「大樹被斬伐，生機並不絕」	219
《護生畫集》	227
獨秀峰前談藝術	237
宜山用警報迎送豐子愷	252
「藝術的逃難」	260
星漢樓	265
沙坪小屋	273
謝謝重慶	285

第五章 劫後之路

重返江南

292

「口中剿匪」

300

訪梅蘭芳

302

湖畔小屋

307

南國之行

312

第六章 日月樓中日月長

長明燈點亮了

322

勤學苦練

327

「徹底改造自己，將心交與人民」

331

日月樓中日月長

338

行萬里路

351

有朋自遠方來

354

第七章 十年塵世間

一場浩劫

362

「地下活動」

375

沙漠中的綠洲

383

「暫時脫離塵世」

390

「瀟灑風神永憶渠」

394

家世 童年 少年

第一章



水鄉石門

大凡一個人出了名，生他養他的故鄉也就會受到人們的關注。古鎮石門也不例外。在十九、二十世紀交接之際，這裡孕育了一代藝術家豐子愷先生。

遠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代，古鎮石門就已屹立在大運河畔。大運河縱貫祖國南北，從嘉興向西南行，經石門鎮時拐了一個彎，改為正南行，然後再向西南，直達杭州。石門鎮就在這個灣子的兩岸。在春秋末期，這裡正是吳越分疆之地。越國曾在此築了兩扇石門，作為與吳國交往的隘口，石門鎮由此得名。現在兩扇石門當然早已不復存在，但在運河西岸尚留有一條壘石弄。壘石弄口的運河邊上，如今立了一塊石碑，以誌紀念。

石門鎮地處浙江省杭（州）、嘉（興）、湖（州）平原的中心，原屬崇德縣管轄。到明代宣德五年（一四三〇），從崇德縣分出個桐鄉縣來。於是，石門以寺弄為界，一分为二，東屬桐鄉，西屬崇德。後金的太宗皇帝愛新覺羅·皇太極於一六二七年始用「天聰」的年號，到一六三六年，改用「崇德」的年號，用了八年。清康熙皇帝登基（一六六二），有鑒於崇德縣與早先的年號「崇德」相同，便避諱改崇德縣為石門縣，直到一九一四年才復稱崇德縣。崇德縣改石門縣時，石門鎮就改為玉溪鎮。一九五八年大辦人民公社時，崇德、桐鄉兩縣又合併起來，總稱桐鄉縣（一九九三年桐鄉撤縣改市），石門鎮屬桐鄉管轄，崇德縣更名為崇福鎮，也屬桐鄉管轄。

由於有以上的歷史原因，豐子愷幼年時所謂的石門，大都是指崇德縣。而豐子愷的誕生

地，當時雖已更名為玉溪鎮，但當地人往往仍稱之謂「石門鎮」，而且更多的是按土叫法稱之為「石門灣」，有時稱之謂「石灣鎮」或「石灣」，甚至簡稱「灣裡」。為簡便起見，本書在敘述時一律稱作「石門鎮」。

大運河在石門鎮一帶接通了許多支流，形成一個交叉的水網。物產豐富，自古就有「民物阜豐，貿易繁盛」之說，尤以出產絲綢和魚米著稱。鄉村人家，無論貧富，春天都養蠶，稱為「蠶寶寶」。老少都穿由「蠶寶寶」吐絲而織成的絲綿，甚至連叫花子穿的也是一身絲綿。

這一帶地方，那時還沒有公路，來往全靠船隻。後來，從上海到杭州、寧波要築鐵路的時候，據說原本鐵路要取道桐鄉乃到石門。但當地有一些頭腦頑固的紳士一聽到這消息，恐慌起來，他們生怕在築鐵路時挖掉他們的祖墳，破壞本縣的風水；又怕有了鐵路後，給侵略軍長驅直入提供方便，因而堅決拒絕。而海寧的著名紳士許行彬則思想開通，一聽到這消息便動起腦筋來。他認為鐵路能給家鄉帶來繁榮，於是他與徐志摩之父徐申如共商，聯合當地一些紳士，去說服築路當局，讓原定朝西南方向直行的鐵路，從嘉興開始朝南打一個曲，經硤石（今名海寧）、斜橋他們的家鄉面前過。這樣一來，桐鄉、石門就此與鐵路無緣，至今仍只能發展公路交通。而在當時，這一帶連公路也沒有，水路可說是除步行外與外界聯繫的唯一途徑。於是，在運河中，大小船隻川流不息，千萬旅客絡繹不絕。一些農產品全靠水路運向外地。

大運河經鎮上時分出一條支流，拐一個彎，形成一條與大運河相平行的後河。後河的西岸有一排房子，坐西朝東，其中有一家「豐同裕染坊」。這是一所三開間三進的古老樓房。染坊

店為第一進，客廳為第二進，灶間為第三進。三開間的中央一間，樓上就是本書主人公豐子愷的誕生之地。

豐八娘 娘

人們往往不僅僅滿足於了解名人的誕生地，而且要进一步了解其祖先的情況。

豐子愷的祖上，按照現今保存下來的《浙江鄉試錄》記載，似乎應該是「世居石門縣玉溪鎮木場橋河西」。但實際上，據浙江省金華縣湯溪鎮《黃堂豐氏宗譜》記載，《浙江鄉試錄》中所載豐的始祖清敏公豐稷，為宋朝以來第九十世孫，若以豐稷為第一代，則其長子豐安常派下第二十二世孫中有豐功賢、豐聖文、豐望山等人，都是從金華湯溪黃堂（黃堂包括五個姓豐的村）遷居石門鎮的。在《百家姓》上，豐姓發源地是在浙江西南的松陽，亦有一說是在松陽東北的縉雲，另一說則是在古堇。反正都是在浙江一帶遷來遷去，這裡不打算作深入的考證。而豐子愷的祖上從湯溪遷來，則是確鑿無疑的。

按《浙江鄉試錄》所載，從豐子愷上溯到第八代祖宗豐爾成是八品官，曾迎接康熙皇帝南巡。第七代以下如豐璞、豐元勳、豐啟嵩、豐峻、豐肇慶，代代都是太學生。從豐子愷上溯第二代即其父親豐，後來中了舉人。所以豐子愷可謂出生於詩書禮儀之家。

一九三七年初在石門豐同裕染坊（戴墨鏡者為豐子愷）



圖中的木場橋在豐子愷故居緣緣堂附近。現在的木場橋易為水泥橋



關於豐子愷的祖上，現今留傳下來的，只有豐子愷的祖母沈氏的一些小故事。由於祖父豐肇慶（小康）排行第八，人們就稱這位沈氏祖母為「豐八娘娘」。

豐肇慶初娶馮氏。馮氏去世後，續娶沈氏。沈氏生有兩子兩女。長子與幼女夭亡，剩下次女與第三子。女名豐針（菊紅），子名豐（斛泉），即豐子愷的姑母和父親。祖父小康早喪。

這位豐八娘娘讀書識字，能看懂《綴白裘》等劇本小說。豐八娘娘為人豪放曠達，個性好強，又愛及時行樂。夏天的傍晚，經常穿著一件竹衣坐在染坊店門口的河岸邊吃蟹酒。鎮上演戲時，她總到場，先叫人搬一隻高椅子去。大家都認得這是豐八娘娘的椅子。

當時演戲唱戲被視為下等人的事，可是豐八娘娘能衝破這種封建的世俗觀念。她請了會吹會彈的人，在家裡教子女唱戲。鄰近的秀才沈四相公常在背後議論她，說：「豐八老太婆發昏了，教兒子女兒學唱徽調。」這種話傳到她耳朵裡，她滿不在乎。藝術家豐子愷的身上，正是流著祖母的這種衝破封建世俗觀念的瀟灑不拘的血液。在《中學人》（約一九七二）一文中，豐子愷曾把祖母比做《浮生六記》中的芸娘。

豐八娘娘雖處世豪放，但對於子女的教育，則是一絲不苟。可能是由於丈夫早死，她意識到自己肩負著獨立教育子女的責任。據說，家裡來了客人，如果姐弟兩人在客人面前稍有一點吵鬧，豐八娘娘便向他們使個眼色。等到客人走後，就有一頓好打。有一次，姐弟兩人按捺不住孩子好動的本性，在客人面前不免又調皮了一番。豐八娘娘向他們使了一個眼色。姐姐便

對弟弟說：「今天晚上我們早一點上樓去睡。睡著了，姆媽就不會打了。」哪裡知道豐八娘娘並不因為他們已睡著而饒過他們。等到安置好客人後，她上樓把他們叫醒，這一頓打仍然沒有逃過。

豐八娘娘把女兒調教得十分能幹，描花、刺繡、剪紙、摘珠花、書法、畫畫等等，樣樣都會，而且都是全縣聞名的。兒子豐，也是在豐八娘娘的嚴格教育下，後來考取了舉人。

除了中舉之後的一番盛況外，豐母子平日只是依靠數十畝薄田和一家小小的豐同裕染坊的菲薄收入度日。即使有多餘的房子租給別人，也收不到甚麼租費。據豐子愷回憶，豐同裕染坊是一家百年老店，是在祖父小康（約生於一八四三）手裡創辦的，又說是太平天國（一八一—一八六四）之後開張的（因為太平天國時，石門鎮曾被燒光）。但在豐子愷虛齡約七歲（一九〇四）時，豐同裕染坊用的賬簿是「菜字元集」。按《千字文》，「菜」字是第六十一個字。每年用一個字，則上溯到「天地玄黃」的「天」字時，當在一八四四年開張。這一年代在太平天國之前，而且當時豐小康尚未出生或者還小。所以豐同裕染坊究竟是哪一年創辦的，還沒有確切的說法。

關於石門鎮一帶的兩次遭難，豐後來撰寫過一副對聯：「古曾為吳越戰場，迄今蔓草荒煙，盡是英雄埋骨地；近復遭咸同髮逆，記否昔年此日，正當兵火破家時。」那是清朝光緒末年的事，所以聯中尚稱太平天國的洪秀全為「髮逆」。

石門鎮幾經變亂，行市蕭條。染坊店又非生活所必需，能有多少生意？加之豐同裕染坊的規模本來就很小，管賬、染坊司務、曹奉、學徒，一共只五六個人。但豐子愷的父祖輩正是依靠這染坊的菲薄收入和幾十畝薄田過日子的。

第一個男孩

豐子愷的父親豐，字迎年，號斛泉，又號鶴旋。生於一八六五年。

關於豐 出生的年代，有兩種說法。《浙江鄉試錄》說他生於一八六八年；而豐子愷在後來所寫的回憶提到父親的年齡時，都按一八六五年出生計算，兩者有三年之差。雖說中學時所報年代應該是正確的，但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豐子愷回憶父親的年齡時，可能因為陰曆、陽曆的換算而有一歲的上下之差，卻不可能少三歲。根據如今有的人報考學校或求職時，為了年齡的限制而多報或少報幾歲的社會現象，推想豐 為考舉人受限而少報三歲，也不是沒有可能，故我們現在暫且按豐子愷本人的回憶，算他的父親生於一八六五年。

豐 自幼受母親嚴格的教育，埋頭讀書。染坊店的事，他一概不管，反正有母親和賢妻鍾雲芳在照料。

一八八三年，豐考取第七名秀才（共取二十四名）。當時考試的題目是《好剛》、《人之所貴者（二句）》，詩題為《釣魚溪一灣》（要求押「溪」韻）。

當時讀書人最好的出路，便是考取秀才後再考舉人，然後入京會試。只有考取舉人會試後，才能做官。所以考舉人成了一般讀書人嚮往和追求的目標。

考舉人每三年一次，在省城杭州舉行。豐考了兩次，都沒有考上。好勝心很強的豐八娘娘當時已上了年紀，她對人說：「墳上立旗杆，我是不去的。」按那時規定：中了舉人之後，祖墳上可以立一對旗杆。這就是說，凡有子弟中舉，不僅活著的家屬親戚都體面，連已經死去的祖宗也光榮。豐八娘娘要求立旗杆，就是一定要她的兒子在她生前考中舉人的意思。豐的壓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一八九八年的秋天，豐照例又到杭州去應試。中秋過後，消息沉沉。這第三次顯然又沒有考中。豐只得再在家裡吃悶酒，繼續用功讀書。

那時候，他與鍾雲芳已生下六個女兒。如今第七個嬰兒已在雲芳腹中，產期一天天逼近了。由於封建思想作怪，人們往往重男輕女。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只有生下男兒，才算有了後代，能繼承祖宗香火。每逢鍾雲芳臨盆的時候，豐八娘娘就在樓下廚房裡煮嬰兒洗澡的熱水，等候消息。當收生婆報告她又是一位千金時，她就有意碰響鍋蓋，發脾氣，表示不滿。對於無法自己做主生男生女的鍾雲芳來說，生育的痛苦再加上精神上的壓力，兩相夾攻，苦楚難言，唯有在樓上暗暗落淚。

這一年重陽過後，在農曆九月二十六日（公曆十一月九日）這天清晨，鍾雲芳又臨產了。「如果再生一個女孩，怎麼辦！」雲芳心裡萬分焦慮不安。可是，這一次她盼來的卻是一個天大的喜訊。在日出卯時時分，一個男孩降臨人間——這便是注定著今後要成為海內外聞名大藝術家豐子愷！

別提全家有多高興了！尤其是豐八娘娘，盼了十二年，終於夢想成真，盼出一個男孩來。父親豐因多次落第而鬱鬱不歡的情緒，也被沖得煙消雲散。全家喜氣洋洋。豐八娘娘立刻命人擺起香案來敬神，豐親自叩頭跪拜，感謝神明賜予麒麟。第二天一清早，豐八娘娘便到鎮上的接待寺、西竺庵去燒香拜佛，祝禱小孫孫長命百歲。

孩子已經太多，家境本來就清貧，但由於是盼了許久以後的第一個男孩，兩代長輩對他的鍾愛難以形容。這孩子是慈母的命根子，是老祖母的寶玉，於是豐給他取個乳名，叫「慈玉」。所以在故鄉，在家裡，人們常稱呼豐子愷為「慈弟」、「慈哥」，至今還有人稱他為「慈伯」的。

慈玉的誕生地，掛有「惇德堂」的匾額。這匾額是豐的老師沈之渠（笑軒）所書，故下款署「笑軒沈之渠書」。惇德堂是豐同裕染坊進來中間一間的房子。左側（即南側）住著豐的堂弟豐雲濱一家；右側住著豐的堂侄豐嘉麟（豐桂之父）一家。兩側的親戚，染坊店裡上至管賬先生下至學徒，沒有一個不喜歡慈玉。祖母得了寶貝孫兒，快樂得笑口常開，跑佛寺燒香也就更勤了。父親疼愛他，特別是三次應試落第所帶來的憂慮，消散殆盡，似乎在這孩子

身上得到了新的力量，攻讀也比平日更增信心。母親溺愛他，更不用說。六個姐姐也好似眾星捧月般圍著他轉。

大藝術家的嬰幼時代，就是在這樣充滿著愛，充滿著人情味的環境中度過的。他給全家帶來了活力和歡樂。

「別卻春風又一年」

孩子漸漸長大。臉兒圓圓胖胖的，十分逗人喜愛。到了週歲這一天，按當地的習慣，換上新衣服，由家裡人抱了他上街去走一轉。路上看到了羊，他回來已會張著小嘴學羊叫：「咩——！咩——！」

到二三歲上，小慈玉能走了，祖母常常帶他一起去燒香，成了習慣。有一天下午，慈玉睡著了，祖母便獨自到西竺庵去燒香，可是慈玉一醒來就找祖母。傍晚時分，祖母背著黃布袋回來，被他撞見了，他一定要祖母重新帶他去燒香。但那時候，西竺庵已經關門了。祖母答應第二天再帶他去，他怎麼也不依。祖母只得再背上黃布袋，帶著他去敲開西竺庵的大門，重新再燒香拜佛。

又有一次，祖母到崇德縣親戚家做客，沒有帶他同去。他發覺後，吵著一定要去找祖母。

染坊店裡的伙計祁官抱著他走了十八華里路，趕到崇德城裡。祖母看到他穿的不是做客的衣服，也無可奈何。

這兩件事說明豐子愷小時因受寵愛而非任性。當他長大成為聞名的藝術家後，鎮上的老年人常稱讚說：「人長大後懂事了，小時的一切自然會改正。」其實，人的缺點的改正不可能是自然的。父母的教誨，以身作則，學校師長的培育和朋友們的影響，都在豐子愷的身上了起了作用。而且，也應該實事求是說，豐子愷小時候的任性，長大後在某種程度上也還保留著一部分。特別是在面對他所不喜歡的人和事時，他會率性而行，表現得毫不留情。

且說每逢良辰佳節，豐八娘娘總不肯輕易放過。雖然豐同裕染坊經濟上並不寬裕，但仍然置辦著四時行樂的一應用具。例如新年裡用的鑼鼓，迎花燈用的彩傘，甚至胡琴、琵琶、三弦、簫笛，也都樣樣齊全。慈玉對這些深感興味。這也影響著他對藝術的愛好。

豐八娘娘也熱衷於養蠶，每年都要趕熱鬧在客廳裡養一地的蠶寶寶。幼年的豐子愷對此印象十分深刻。他在後來的隨筆和漫畫裡，多次描述了杭嘉湖一帶這一重要的農事活動。

一年一度的清明到了，按風俗都要到祖墳上去祭掃。掃墓按說是悲哀的事，但到相隔好幾代的祖墳上去祭掃，非但沒有悲哀的情緒，反而可以藉此遊春。坐在畫船裡看看滿野鮮黃的油菜花，隨風舞動的嫩柳，倒成了一件樂事。

豐 寫過八首《掃墓竹枝詞》。前面三首是這樣的：

別卻春風又一年，梨花似雪柳如煙。
家人預理上墳事，五日前頭折紙錢。

風柔日麗艷陽天，老幼人人笑口開。
三歲玉兒嬌小甚，也教抱上畫船來。

雙雙畫槳蕩輕波，一路春風笑語和。
望見墳前堤岸上，松陰更比去年多。

從這些詩中可以看出豐 得子之後的喜悅之情。在「松陰更比去年多」一句中，隱約流露出他對下次應試的希望和對玉兒之喜愛的雙重心情。

豐鑽中舉

一九〇二年，豐 虛齡三十八歲時，秋天，他第四次赴杭州應試。那時沒有火車，也沒有公路，去杭州是坐船。大約八九十華里，在船中一宿便到。於是在貢院（今杭州高級中學址）

附近租一個「下處」，等候進場。

豐 在石門將要動身時，豐八娘娘雖已身染重病，仍照例把糕、粽送到他手裡，意味著盼他「高中」。同時諄諄叮囑他：「斛泉，到了杭州，勿再埋頭用功，先去玩玩西湖。胸襟開朗，文章自然生色。」豐八娘娘對兒子的這番叮囑，可謂明智。她不主張一味讀死書，她深明胸襟開朗與文章好壞有內在的聯繫。

豐 口頭雖然唯唯諾諾地答應，但一想到「墳上立旗杆，我是不去的」一語，心情畢竟沉重，因為母親的病看來已無起色。這次如果再考不中……豐 不敢再想下去了。不過，只要一想到當時虛齡已五歲的可愛的小玉兒，頓時信心百倍，精神振作起來。

考畢回家，豐 不敢有所指望。每天照例早睡遲起，茶飯無心，悶悶不樂。

中秋過後，有一天，農曆九月初八，豐 的堂兄——在染坊店當管賬先生的豐亞卿（冶卿）忽然心血來潮吩咐船夫：「今天晚上你不可把船纜縛在染坊店門口的石頭上。明天是甚麼日子你知道嗎？明天是重九，要來報事船！」

豐 在一旁聽了，埋怨亞卿哥：「你不要說這種話，我們不能厚著臉皮……」但亞卿——綽號「麻子三大伯」——到了次日早晨，一門心思要到東高橋頭去等從嘉興府開來的報事船。大家笑他發癡，他也不管，徑自去了。他的頑皮兒子樂生——在染坊店當學徒的——跟了他去。父子兩人在東高橋上站了一會兒，看見一隻快船駛來，鑼聲不絕。

「誰中了？」亞卿連忙喊話問船上人。因為石門鎮上當年去考舉人的還有豐 的堂兄豐錦。

「木場橋豐，豐！」船上人回答。

樂生一聞此言，拔腳就奔。麻子三大伯畢竟比不上小孩這麼快，緊跟在後面跑。

「樂生又闖禍了，他老子在追他呢。」旁邊的人家不知就裡，都這樣說，「看，師傅又要打徒弟了！」

麻子三大伯跑回來，一闖進染坊店，便大喊：「斛泉中了！斛泉中了！」

豐正蒙被而臥。麻子三大伯一直喊到他床前。豐討厭他，回答說：「你不要瞎說，是四哥，不是我！」四哥就是豐錦，是麻子三大伯之弟，字浣江，與豐一同去參加鄉試的。

過了不久，報事船已轉進後河，鑼聲敲到豐同裕染坊前面來了。

「豐接誥封！豐接誥封！」一大群人跟在高聲叫喊的報事人後面湧進來。豐這才相信，慌忙披衣起身，到樓下去急急盥洗。

儘管豐是個孝順兒子，平時有甚麼事，總是親自把重病的母親背下樓來；但在這時候，他只顧應付接誥封的大事，卻把臥病在床的母親忘記了。豐八姑娘在病床上把這一切都聽得真切，眼看已經遂了她的心願，可以在墳上旗杆了，她怎麼能獨自一人躺在床上，不去參與這重大的場面？但這時樓下已經亂成一片，有誰還會想起把樓上的老太太攙扶下來呢？呼喚也無人聽見。豐八姑娘咬一咬牙，從病床上掙扎起來，下了地，雙手扶著傢具，艱難地一步步移到了扶梯邊。她一望陡陡的扶梯，嚇軟了腿，坐到地上，再也起不來，只得順勢一步步坐著下樓梯，居然也到了樓下。這時方才有人注意到她。

「啊呀，老太太自己下樓來了！」於是眾人簇擁上去把她連扶帶抱，安排了上座。

惇德堂的房子是向東的。在廳裡向北安排了一張桌子，點起香燭，等候中了舉的新老爺來拜北闕（即對著朝南坐的皇帝的方向拜）。

麻子三大伯跑到街上，看見糕糰粽子就拿，他急著拿回來招待報事人。那些賣糕糰粽子的店家絕不同他計較，他們巴結新貴人還來不及呢；至於錢，以後總會付清的。

豐 穿戴了紅纓帽子外套走出來，向北三跪九叩，然後開誥封。從豐八娘娘頭上拔下一支金「扒耳朵」來，挑開了誥封，這金「扒耳朵」就歸報事人所得。報事人取出所謂「金花」來，插到豐 頭上，又插到鍾雲芳和豐八娘娘頭上。這「金花」是紙做的，輕巧得很。據說皇帝發下來的時候是真的，一級一級下來，先換成銀花，又換成銅花，最後換成紙花，層層貪污，而且永遠不會揭穿。因為新貴老爺戴了紙花也覺得光榮。

五歲的慈玉，由店裡的伙計抱著，擠在人叢中看熱鬧。石門鎮數十年沒有出過舉人了，難怪一時萬人空巷，全都擠到惇德堂來，連客廳後面養烏龜的「臭天井」裡也擠滿了人。

兩個報事人留下來，在店樓上寫報單，用大紅紙寫宋體字：「捷報貴府老爺豐 高中補行庚子辛丑恩正併科第八十七名舉人」。鄉試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為正科，遇慶典加科為恩科。但庚子正科和辛丑恩科都因逢義和團事而停止舉行，故在壬寅年合併補行。報單自己家裡掛四張，親戚每家送兩張。這恩正併科是最後一科，到一九〇五年，科舉就廢止，改辦學堂了。

且說報事人回去之後，豐家裡就開賀。房子狹小，只得把灶頭拆掉。鄉鎮上的老式灶頭佔去很多地方，拆掉後寬敞得多。房內全部粉刷過，掛燈結彩。附近各縣知事，以及遠近親友，都來賀喜並致送賀儀。這賀儀對豐家來說，倒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有些人要「高攀」，送得特別重。

沿河街上，紮了兩個彩牌，叫做「東轅門」、「西轅門」。客人經過彩牌，走進新貴老爺的家門時，外面放三聲爆竹，裡面樂人就開始吹打。客人叩頭，主人還禮。禮畢，請客人吃「跑馬桌」。所謂「跑馬桌」，猶如今日的自助餐，隨到隨吃，只不過是分成一桌桌，而且不用公筷。

開賀三天，豐八娘娘天天抱病下樓來看。她的病經此喜事一激，似乎好了一點。豐應酬十分辛勞，全靠吸鴉片維持精神。如今政府明文禁毒，吸鴉片已為大眾所唾棄，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但在當時，政府腐敗，加上底下一層層受賄，竟公然允許英帝國主義運入鴉片毒害人民。民間經濟夠得上的人家，往往視吸毒為家常便飯；經濟困難的人家，一旦染上此癮，無法擺脫，甚至賣妻鬻兒，也要去換取片刻的過癮，情況慘不忍睹。豐家中照例也經常設「鴉片舖」。客人來了，請他上舖，主客相對橫臥著吸鴉片。豐吸鴉片已上癮，這時當然更加要靠吸鴉片提精神。

三天過後，一切又歸平靜。如果真的能平靜，倒是幸福。可是，經過這場迎來送往的熱鬧，豐八娘娘的病情終於日漸惡化了。

墳上終於立了旗杆

「趕快到祖墳上去立旗杆！」豐 意識到母親將不久於人世，連忙安排這件重要的事。

可是，事情來得匆忙，要 旗杆，卻買不到好木料。只得將就買了一般的木料。等到旗杆做好，豐八娘娘已奄奄一息。

「墳上旗杆立好了嗎？」豐八娘娘在彌留之際問兒子。

「立好了，立好了。」豐 趕緊恭順地俯首回答。豈知抬起頭來一看，母親已含笑合上了雙眼。

九九重陽（公曆十月十日）剛辦過喜事，到公曆十二月，就要辦豐八娘娘的喪事。開弔出喪，盛況不亞於開賀時。大家盛讚老太太好福氣。

豐八娘娘躺在屍床上時，豐 拿了一沓文稿紙，罩在她緊閉的眼前，含著淚水說：「媽媽，我還沒有把文章給你看過呢！」他嗚咽哭泣起來，聞者無不下淚。豐 這次考舉人，兩篇文章的題目是《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論》和《唐太宗盟突厥於便橋，宋真宗盟契丹於澶州論》，不是八股文而是策論。豐 每次考試回來，必把文章稿子交母親過目。由此可知豐八娘娘著實有些學問。

中舉以後，本來可以於次年進京會試，授官；但豐 當年即遭母喪，即所謂逢「丁憂」，

必須在家守孝三年。而過了兩年多，到一九〇五年，科舉即廢止。因此豐考取舉人後，始終沒有做官。他在家裡辦私塾，授學徒，以「坐冷板凳」為生。有時也替人書寫對聯，供婚喪之用，或為人代筆寫信，代寫契約等。但這些都不受酬金。幸而有一家油車和一家當舖聘請他「出官」（大約相當於顧問之類），每年致酬一二百元，豐一家生活勉強能過得去。在那個時代，物價是比較便宜的。尤其是蟹，哪裡會像現在這麼昂貴！所以豐平日還能飲酒吃蟹、讀書寫字自娛。

秋天吃蟹時，豐會買一批來養在缸裡，每天晚酌吃一隻。逢到七夕、中秋、重陽佳節，幾個大的女兒也可以一同參加晚酌。除每人可以分享一隻蟹之外，下飯的菜吃的是一個皮蛋，一碗冬菜，或者加上隔壁王囡囡家買來的一碗熱豆腐乾。皮蛋切成三份，豐吃一份，女兒們分食兩份。慈玉年幼早睡，是沒有資格參加晚酌的。後來長大一些，參加晚酌時，即使不是逢年過節，也能享受「特殊待遇」，分得一隻蟹螯。

豐中舉後，族人和親戚都沾舉人老爺不少光。同輩的親族，都被稱作「老爺」、「奶奶」，下一輩的，都被稱作「少爺」、「小姐」。利用這地位而作威作福的也不乏其人。而豐自己，卻始終過著清淡的生活，而且連這一點虛空的榮華也難久居，中舉後才四年，在一九〇六年秋分時節，就因肺病告別人間。